

## 春风又绿“三棵树”

杨洪霞

## 醉在青山绿水间

湖北最北端的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大新川村，有一个叫“三棵树”的地方。阳春三月，笔者在大新川村看到，村民们正在山坡上栽树播绿。

湖北口回族乡，是全省唯一以湖北命名的乡镇。该乡所属的大新川村，与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米粮镇江西村和山阳县杨地镇峡口村接壤，一脚踏两省三县。从郧西县城出发，驱车3个半小时到达大新川村。当车行至大新川村村口时，满眼皆是树，群峰耸峙的蜂王寨从山脚到山顶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林。

此前查阅的资料显示，以蜂王寨山脊为界，山阴是陕西，山阳是湖北。湖北最北之处就在蜂王寨山顶，海拔高度为1148.03米。

蜂王寨距离大新川村委会不远，但当地人则称这个寨子很有名。80多岁的村民王定成回忆道：“那时候，寨子因为易守难攻，被土匪们争来争去。有一个强势的土匪占领寨子后，在山里养了很多蜜蜂。后来，两省村民联合赶跑了土匪，而蜜蜂却留在了下

来，所以才有了蜂王寨。”

2009年以前，湖北一家媒体在这里立了一块“湖北最北”的界碑。如今，在蜂王寨山脚下的石墙上，依稀可见“同护三棵树、共建友谊林”“栽树忙一天、友谊见万年”等标语。

“走过蜂王寨就是陕西地界了，两省交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村头‘根扎两省、叶落三县’的‘三棵树’，根系连着湖北、陕西两省，落叶随风飘散在湖北郧西和陕西镇安、山阳三县。”同行的湖北口回族乡干部齐蓉说，这“三棵树”是落叶乔木桦栎树，树龄270多年，树冠、树形相似，北临陕西山阳县，南为陕西镇安县，东属湖北郧西县。

踩着刚下过雨的松软泥土，踏上石头台阶，我们来到“三棵树”前，经过200多年风雨洗礼，大树苍干虬枝，苍然而立。奇怪的是，眼前分明只有两棵大树，何来“三棵树”之说？齐蓉向我讲述了“三棵树”的来历。

据传，清代时，鄂陕两省三县毗邻的大新川村、江西村和峡口村各有一名秀才，进京赶考，三人相约在三村交界的山头各植一棵桦栎树，寓意前程锦绣、友谊长存，后来三人都考取了功名。遗憾的是，1976年大旱，山阳县的那棵大树枯死，但人们依然习惯性地称此地为“三棵树”，村民们还用青砖为它们砌了护栏。

两棵大树数米外的草坪上，还生长着三

棵碗口粗的翠柏。马荣华说，2000年3月12日植树节，郧西县、山阳县、镇安县的县长相约“三棵树”，各栽一棵翠柏，象征两省三地友谊常青、佳话永续。今年3月，郧西县、山阳县、镇安县的县长再次相约“三棵树”，栽植了一片友谊林，同时约定三县将在产业发展、项目建设、文化旅游、民生改善、生态保护、平安创建、人文互动等领域深度合作，力促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力量汇聚，共同开启三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。

齐蓉说，如今这“三棵树”不光见证着鄂陕两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，也彰显了鄂陕两省、回汉民族的团结和友爱。

山脚下的田显文一家，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省米粮镇江西村。当我们走进他家时，60多岁的田显文正在门前栽树。看到客人到来，他热情地与我们交谈。田显文指着对门的房子说：“这户人家姓张，是从湖北搬来的，数年前张家在江西村买了房子，但户籍关系至今在湖北。他们在陕西吃饭睡觉，在湖北下地干活、购买生活用品。”

相对的两家屋外，有一条水泥公路，公路中间有一座小桥，桥面的中间部位被认作是两省的分界。“你有没有发现桥面有什么不同？”齐蓉突然问我。我仔细查看，未能发现异常，后经提示才发现桥面浇筑了双层水泥。原来，两省在修桥造路时，都往对方地界多修了一段，以彰显两地居民的团结友爱。

## 乡愁

唐泽斌

电话那头哽咽不语、泪水涟涟……

乡愁总是与距离有关，一条长长的公路拉远了大嫂与故乡的距离。大嫂只能在思念中回忆更多的美好。年复一年，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树绿了又黄，花开了又谢，大嫂更老了。

我决定抽几天时间，去常州看望大哥大嫂。

听大哥说，大嫂接到电话后忙了几天几夜。院子从里到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被子晒了又晒。头一天就把黄豆泡上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磨豆浆，给我做香喷喷的懒豆腐，以及家乡人最爱吃的花椒炒仔公鸡等，一切都是家乡的味道。

晚饭时，大嫂喝了几杯酒。饭后，大家坐在小院里，月光从树梢间透过来，把大嫂的脸衬得粉红色的。大嫂定定地看着我，像从未见过，又仿佛见了许久的亲人。她嘴里念叨着，这懒豆腐是我奶奶教她做的，炒仔公鸡一定要用青辣椒、新鲜花椒才好吃……大嫂的话语，如溪水流淌在隔山隔水的岁月里。大嫂是用心记住了她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。仿佛

过去的的生活就在今天，故乡的山水就在眼前，乡情浓烈、温暖依旧。

乡愁和乡音，镌刻在大嫂的生命里和日常生活中。每逢节日，她总要给我们打来电话，嘱咐这、嘱咐那。过春节时大嫂会嘱咐，团年要中午团，祭祖时要让晚辈知道身从何处来；清明节时，大嫂会嘱咐，给长辈送清明吊和纸钱要提前去；中秋节时，大嫂会打电话询问，下河湾的苞谷收了没……大嫂对家乡的记忆，定格在20年前。她没有看到，如今堵河上修了潘口水电站，水库蓄水后，下河湾已是一片汪洋。

前不久，大哥打电话要我去常州，让我为他和大嫂选墓地。大哥大嫂交代，墓地要有山、前有水，左右两边有树林。我和大哥大嫂的女婿小王按照他们的要求，选中了一块墓地。墓地选好后，我在此徘徊良久，思绪万千。这墓地与家乡的山水极为相似，这分明是大哥大嫂对故乡的相思之情呀！

离开大哥大嫂时，他们落泪了。望着他们斑白的头发、滚落腮边的泪水，我想他们心中对家乡的眷恋如一杯浓浓的茶，苦涩中带着甘甜，但却不会愈冲愈淡。

## 怀念母亲

李平

我的母亲，是一位勤劳、慈祥、乐观的好妈妈，却在十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她走得那么匆忙、那么平静，没有惊扰任何家人，不曾留下一丝烦恼，却给亲人们留下无尽的哀伤和不舍，留给儿女们难以承受的悲痛和遗憾。

母亲生于旧社会，她在行乞中被人收留，后来和人成婚，成婚不久因受不了婆婆虐待，便在一个夜晚独自出走。再次乞讨时，母亲又被父亲收留。父亲很穷，快40岁了还打光棍，母亲和父亲就此结为夫妻。母亲一生生育了我们八个儿女，从记事起，每当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就听见纺车“咯吱咯吱”地响着，那是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草绳。纺车一直响到天亮时，母亲吹灭油灯，给全家人做饭，吃过早饭后，她又扛起锄头上山打山货，直到日落才回家。

记忆中，每天清晨，当我听到第一声鸡鸣的时候，母亲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她靠着勤劳的双手养活了我们一家人。母亲虽然大字不识，却是个明事理的人。在我们上学时，她经常对我们说：“不管我再苦再累，也要供你们兄妹几个读书。”每到开学时，她就张罗着给我们准备学费，卖金银花、割龙须草，每天忙个不停。

我知道母亲供我们读书不易，虽然那时学费只有几毛钱，但要供这么多子女上学，母亲的压力可想而知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我们兄妹几人都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家庭，我也离开母亲到十堰城区工作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听说我当了记者，便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么娃，当记者好啊，好好工作。当记者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。”我向母亲保证，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当一个好记者，母亲听后非常高兴。

我在十堰城区有了住房，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，享享福，可她刚住几天就闹着要回去。她说，自己都快闷出病了，天天待在家里不知道干啥，还是乡下好，可以经常下地干农活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依母亲，送她回到乡下。

回去后的母亲变得格外精神，人也仿佛年轻许多，整天笑嘻嘻的，逢人便夸自己的么儿好，逢年过节不仅给她买东西，还给她零花钱。其实只有我知道，每次给母亲零花钱，她总是推托不要，说自己一个人在家花不到啥钱，实在拗不过，她才接过钱。

每次回去看母亲时，我们很少拿东西，就是拿点钱，可当我们回城里时，却大包小包两手不空，那都是母亲辛辛苦苦种的新鲜蔬菜，或是母亲喂的鸡下的蛋。在送我们去码头的路上，母亲不停地嘱咐我们要照顾好自己，直到把我们送上船，母亲也不肯离去。



## 惬意乡村(外一首)

蔡金朝

群山拥抱水环流，  
自若无拘任放喉。  
纵览峰峦云隐翠，  
遥观瀑布雾遮丘。  
林荫脚下花枝俏，  
场所周边草木幽。  
鸟啼鸡啼声贯耳，  
闲情逸致度春秋。

## 诗意农家

一介诗农本放狂，  
吟花弄月绘田庄。  
人间万象胸中注，  
世上千奇笔下藏。  
独领风骚抒块垒，  
拓宽眼界任轩昂。  
雕虫小技流芳远，  
索句常求字字锵。

## 山水田园

朱志安

原上环烟暮霭时，  
云峰锁黛雾盈池。  
依山傍水夏天好，  
街壁临泉世外奇。  
塘榭荷亭堪入画，  
高楼堤岸可题诗。  
游园赏景何须酒，  
瑰秀青妍半醉痴。

## 古镇得胜

姜奎

秦巴山脉水云间，  
古镇雄盘界岭南。  
店铺千家诚信立，  
春茶万亩嫩芽鲜。  
飘香墨画一诗社，  
遗迹长城八道关。  
送暖东风筑梦，  
火红日子愈甘甜。

## 乡村振兴(外一首)

田金明

脱贫摘帽凯歌欢，  
振兴乡村有效街。  
机械轿车别墅满，  
屋庭庭苑径途宽。  
茗茶产业促发展，  
原料加工能赚钱。  
因地制宜寻觅路，  
友邻富裕换新颜。

## 赞人民教师

原知清水是黄门，  
岁月生香秉性真。  
寒暑忙圆桃李梦，  
晨昏勤应校园音。  
爱心呵护凌云志，  
素养修得正气身。  
重教树人诚可贵，  
谁言蜡炬已难寻。

